



第三名

有
無
之
間

／ 廖 茂 發

● 評語： 渡 也

本文深入而有力地表達人生哲理。由拍畢業團體照所見，亦想起生命「有」、「無」的問題，進而迷及如何超越之。語言冷靜而凝鍊、意象繁複而有味、稠密度高、熔知性感性於一爐，凡此皆為本文優異之處也。

今晨，不經意的迷濛細雨沾潤了廣袤的地表，這陣雨下得這麼地輕柔，幾乎不曾搔擾深遊夢鄉的倦客，雨，緻密密地斜織一襲若隱若現的薄幕，隔闌被覆溼意的街景和魂黯思愁的窗前人，雨，莫名的淒冷，輕悄悄地跼步踩進失落的心坎，遽然冷卻正在逐漸降溫的心情。透過窗櫺外望，階前的文竹體態纖纖，層次分明的枝葉外展，層層的雨點平鋪著層層的枝葉，正如倚窗人心中層層的追憶參差著層層的愁緒，失去了新娘捧花陪襯的熱鬧，文竹依然在霏霏細雨中搖出清淡的高雅。歲寒了，許多花草在這個乾黃和枯寂的季節中落葉墊伏，嬌美的聖誕紅卻一反常態地為苞葉披上鮮豔的彩衣，獨自壟斷這一季的顏色。本來，在季節輪迴的歲月中是不須太在意這一叢獨領風騷的紅豔，只是在這個獨特的時刻難免會因景物而觸發獨特的感受。獨特的時刻？是的，今天的確不是一個尋常的星期假日，沒有有意與闌珊的懶散，沒有遊山玩水的閒情，只有等待畢業團圓的無奈與神傷……

稍晚，雨過天晴，當冬日的晨曦開始流溢在阡陌縱橫的都會街衢上時，周遭的空氣卻依然清冷，懷著悵惘的思緒，我信步遊走在前往學院的路途上……

走在寬廣的道路上，偌大的街區卻罕見路人和車輛的蹤跡，好清寂的街景，好難得的靜默，此刻的我，是絕對單獨的，絕對擁抱自我深刻的感受。

面對一波波迎面挑釁的凜冽寒潮，單薄的身子卻如禁不住似的直顫抖，好冷，馬路分隔島上，成群的葉牡丹簇擁在一起取暖，由菜心的紫紅顏色漸層過渡到外圍的淡青，好似嚴冬中逐漸冷卻的火炭，彼時的熱情只賸殘餘的溫存，低矮的綠籬屏擋不住猛烈侵襲的寒風，於是，島上雄偉挺拔的大王椰樹只能不修幅地倒垂著披針形的小葉，顯得有點沮喪和失意，黃金榕和三角楓等行道樹更凍得抖落身外的綴飾，如今，滿地的楓紅和榕黃一如剛逝去的季節般繽紛，惟獨不見蘊伏深秋中詩情畫意的遐思，成堆的敗葉中只有一地生命無常和脆弱的感慨撒落。

儘管如此，座落於繁華的商區中學術聖殿，有別於往昔的嚴肅寧靜的印象，相對於凝寂的街景，卻是清晨靜謐中一小片不搭調的喧囂，假日靜定中一小塊不調諧的活潑。距離拍照還有一段時間，方塊的校地間卻早已充滿了穿梭往來的準畢業學生們，急著捕捉這同窗會聚僅剩的幾個機緣，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在師長慈祥的臉孔、同學親切的面容和熟悉的校地間頻頻遊走，望著球場，這些整齊排列的方框，多少奔馳和熱情曾在其間盡情揮灑，至今依稀可見那毛躁青澀的背影，望著巍峨的教學大樓，如見今



日的成熟和壯碩，但，仔細想想，那外觀雄偉的高樓內，除了一間間的空虛外，竟是一無所有，晦暝昏暗的長廊走到盡頭，只遺一片意外透窗而入的落地光帶，而在這一刻，樓外的黑袍黑帽已開始進行不規則的流動，時而作方陣的排列，時而奔流若河，時而散落如黑夜的天星，每一陣蠕動都是一種抽象的表達，在攤開若書頁的操場上，振筆疾書眾人深埋在心底的過往與不捨。

黑披袍和黑方帽的榮耀是人人所豔羨的，然而，在占著這片黑色風光的同時，感懷著如詩般美麗年少光景的消逝，我卻不禁要因這懊惱的中斷而重新檢視久藏心中幾已定型的成見，即那美麗而和諧的生命律則：

生命，帶點生物學的味道，卻也經常是哲學論題中的座上客。生命，或許可說是某種活動發展延續的狀態，自天地萬物創生開始，即隨之逐漸成形，接著物種分化，繼而繁殖衍生不息，直迄於今。它的本源，對今天而言，已太過遙遠；它的真理，同樣地，對真知而言，亦可謂略為模糊，換句話說，醞藏於生命底層的肌理，對我們而言，是多麼地精微莫測！即使如此，觀察生命成長的過程，我們仍能隱隱約約地發現一絲一毫來自生命的啓示。

幽微地，生命誕生的初始仿若是宇宙進化進程中已然失落的一個階段，在那一頁神秘的空白中，炫麗的神話正充斥著。詭譎地，當上帝的骰子擲出時，生命的遊戲開始，此時，宇宙的初因「無」與「有」即開始交織作用，在每一個交結點上，或許呈現著偶然的外觀，或許映射出必然的幻彩，總之，對探尋真理的人類而言，一種奧妙的天機出現了。針對這一個幾近無解的問題，縱使有數以千萬計顆蠢動不安的好奇心前仆後繼地不斷徘徊在其左右，造物者的大門依然遙遠，科學家們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換句話說，紛至沓來的多元解釋充其量不過是距離科學概念尚遠的一種人類心情而已！

微妙的天機不過是人類複雜的心情？恐怕，這種說法難免會有褻瀆科學家智慧的嫌疑，但是，如果這個假設是正確的，那麼，歷時已久追求科學理想達致的努力將如空氣中的一縷輕煙消散無蹤，這樣的說法畢竟是接受科學革命洗禮的文明人所無法承擔的難堪。然而，不管這個假設前提的可證性如何，人類的複雜心情的確在人類所認知的經驗世界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漫漫生命的軌跡仿若由無限「無」「有」之間的扶擇點接遇而成，每一個扶

擇點都是人生路途上的一個叉口，每一個抉擇的步履都足以走出一個截然不同的人生，如此說來，「無」與「有」的關係異常的緊密，在這個幽深的極點上，儘管「無」與「有」有時並非人類所能掌握，此兩者的輪替出現，仍為我們生存的這個無垠宇宙帶來巨大的變化與無窮的妙理，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就一方面而言，人類將「無」與「有」間清楚的脈絡關係闡述為因果的必然關係，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卻又將其間無法理解的玄妙歸諸於或然的偶然關係。

針對客觀性的「無」「有」生成發展而言，「無」與「有」相待而生取決於一瞬，無論取決的力量來自明確的因果關係，抑或偶然自發性行為，它的後續影響絕非如一小粒石塊掉進水中所引起的那波漣漪那般簡單而短暫，比如在分子生物學層面上，一條DNA絲帶上某種核苷酸鹽基有無位於其所屬適當的位置足以影響整隻生物的成形；在歷史學層面上某一位歷史人物有無某種特殊的作為將引導未來整段歷史的發展；在管理科學層面上；組織內部任何組織成員某些些微動靜有無亦可對整個組織的氣候及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另外，若針對主觀性的「無」「有」關係而言，就此如果認真思考的話，我們將有驚喜的發現，原來，「無」與「有」的取捨全在於我們的主觀心理感應，換言之，就感官經驗而言，吾心之「無」即為「無」，反之，吾心之「有」即為「有」，意即心為身之主，由此，喜悅可以存在於心，可以不存在於心，憂愁可以發生於心，可以不發生於心，一場浙瀝小雨可以帶來久旱逢甘霖般的愉悅，也可以如愁人秋雨般觸發內心深處的傷痛，成絲成縷的裊裊炊煙可以是溫馨家庭中招喚旅人的親人慈手，也可以是讓人作噁的空氣污染源；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人類深奧的靈府中同時存在著白晝與黑夜，同時存留著天堂與地獄，同時保留著理性與獸性，而我們的感覺就在那彼此相對交戰的兩極間不停的來回穿梭遊走。

由此，對於「無」與「有」的關係，我們總算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原來，我們對於自然界中絕對的「無」「有」關係的掌握尚猶茫如捕風，可謂得之不易，對於人類心理上相對的「無」「有」關係的掌控則完操之於個人的手中，換言之，快樂來自自我的靈魂，痛若來自自我的靈魂，以此，我們可以推知心靈的愉悅需要自我的激發，心靈的愁痛需要自我的慰撫，畢竟，來自世俗外物的助力對於我們靈魂的救度實在是太有限了！

既然我們對自身心靈燈火的明滅與否背負著份量吃重的責任，擁有著超越時空的左右能力，我們怎



能放任這待書的生活卷軸繼續留白，或意沾染墨潑的昏沈呢？如果答案是不能，我們又如何燃亮這道性靈的火光，由它來明照生命的坦途呢？

無欲。是的，無欲是一條途徑，或許可說是一個基本的要素，是你發見生活愉悅面的一個基本的要素。說實在的，我們忙碌的生活可說是各由自取的，因為我們往往放任無窮的慾望野馬狂野地馳騁，自己卻上氣不接下氣一個緊接一個地拼命追逐，沒有稍事休歇的閒功夫，一旦得逞，卻又得匆忙踏上另一段追夢的行程，如未有所得，動輒失志沮喪，失去生命躍動的活力，慙慙，這樣的生活不是顯得有些累人嗎？性靈，它天性是一匹純潔無疵的素縞，你得嚴格限制充塞其間的複雜，你得多留一些空間給它，如此，在它虛空的留白中，你才能多容下幾分的生活樂趣，此因在那片渾樸之中，你化生出揮放的自由，因此，唯有無欲，你才能擁有靜定的平準，衡量山的蒼，衡量波的綠，衡量雲的白，衡量霞的赭，無拘束地衡度世間萬物，唯有無欲，你才能寬廣你的襟懷，開闊地容納任何涓滴細流。

朋友，你見過山壁間穿流而過的靈谷，不是嗎？如果你也曾凝神地瞧著它，你將會發現在那虛無瀟漫的山谷間，洶湧的波濤滾滾不絕地奔流而來，心靈也是一樣，如果你不刻意去阻礙它天成的河床，那靜寧愉悅的清淺同樣會朝著你湧來，一波接一波地……

不覺間，團圓已在相機的幾聲喀噠聲中結束，但，假日清朝，這知名的國際城市依舊無精打采地躺在狹小的緣海盆地內，完全不見平日的繁華和喧囂，現在，它的臥姿是慵懶的，它的步調是和緩的，和緩到幾乎近於沈寂，它的旋律仿若貝多芬曲調優美和諧的希臘美女（降B大調第四號交響曲），假日的閒適是曲首慢速導奏的音樂，緩緩的，緩緩的朝向隱約可見城市目標摸索前進，在反復延宕許久後，一連串短促、清脆和尖銳的上升音階片段，如劃空的鞭答聲般，帶領著在這城市工作的人們進入隔天明快喧鬧的工作氣氛中，而此間，我的心情卻有如出現在定音鼓警告低鳴前的小提琴聲不安地在「有」和「無」這兩個音上盤旋達四小節之長。